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二十二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鄭嶠

說郛卷二十二上　　元　陶宗儀　撰

後山談叢　陳師道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敵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澶淵之役真宗使侯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為使不能久有言可即道公恐北使來使遂以為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于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為主言諸臣利于用兵不為國計六符豈欲間兩國邪公曰君寧出此顧余人為之耳如宋不過彌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説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

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揚內翰會云莊遵以易傳揚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郯郯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凱傳

繪所著索緼乃其學也

延師闕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責明年六月乃畢綏不及方請以歲終為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納李易其草報如故與遂上奏曰敵國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為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郎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敵亦不敢復請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于卷册之間良可悲也

北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夂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人入鳥獸不亂群行之著也

蜀人王晃為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

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捨規矩則無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已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況其巧乎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葢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為丁其下為推宋次道曰推者稚也避高宗諱閥而為推邑繒叔曰推者推也獨髫為推傳者

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為武溫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為室當使戶牖疏達若四壁隱密終為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為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為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

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
與此為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
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有盤龍鱗鬣悉具其妙如
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墨字潘墨之龍畧有大都耳亦
姸妙有紋如盤糸二物世未有也語曰良玉不琢謂其
不借美于外也
張又後于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
常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能香

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爾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

祕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着襪袴紗綿相半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獐無膽兎無脾豚無筋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趙内翰彦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挍也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溉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脱衣據地卧起行顧自視眞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于張髙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踈乎

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常畜兩彘謂之神猪熈寧初罷之

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既獲索衂血不得始悟祖
意使復蓄之葢衂血解術云
茶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萊鰒魚明越江瑶柱莫能相
先後而强爲之第者皆勝心耳
熈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寛廣之神宗以太祖
創始當有逺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爲
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寳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疵疾

以蔽映爾美玉葢不琢也比歳荆揚兩州化洛石為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諺曰夏旱脩倉秋旱離鄉浙東地髙爆過雨即乾故春得雨即耕然常患少耳

田里有横有立閒謂之立土横土立土不可稻為其不停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樽如今羯鼓鞚也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索一

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為我擒孤身遠客能為變乎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

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駡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户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

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萊公貧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燭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也

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王某公甍祕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為懺罪而戒僧和我乃大唱曰妬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為之笑也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為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于民家出束薪民以為苦張夏為轉運使取石西山以為岸募捍江軍以供其役于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横賦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教坊之樂已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後次

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于此得為政之法焉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詩云惟寡婦之笱寡婦乃用笱爾古之漁笱亦有制也

顏諺曰黃鸝口噤喬麥斗夏中候黃鸝不鳴則喬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下熟角田豆也角者麥之訛也

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志則欲遠大遠大則成志在

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古鏡懸而旋入之四平扣之玉聲

參寥徙兖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爲甚篤他日爲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爲公報之使知爲善之效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林下偶譚 吳氏

退之慚筆

王黄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戫石之儲常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賔筵為慚筆葢不免類俳陳止齋亦以昌黎顔子不貳過論為慚筆葢不免有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邪然顔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為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水心文章之妙

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為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歐公文林

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録之為一冊名曰文林

公為一世文宗于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令人可以鑑矣

水心能斷大事

水心平生靜重寡言有雅量喜怒不形于色然能斷大事紹興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庭中外洶洶未幾壽皇將大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為司業御史黃公度使其揩太學生王棐仲温叅問水心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當何如水心曰如此却是獨夫也仲温歸以告黃

公公大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

晦翁斬大囚

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為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

和平之言難工

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

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者也

詞科習氣

東坡言妄論利害攙說得失為制科習氣余謂近世詞科亦有一般習氣意主于諂辭主于誇虎頭鼠尾外肥中枵此詞科習氣也能消磨盡者難耳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繢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

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李習之諸人文字

文字之雅淡不浮渾融不琢優游不廹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畧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熈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

劉原父文

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為歐公名盛所掩而歐曽蘇王亦不甚稱其文劉嘗歎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曾蘇王並而水心亦亟稱之于是方論定

近世詩人

大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退之論魏晉以降以文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詩人爭效唐律就其工者論之即退之所謂魏晉以

降者也而况其不能工者乎

太史公循吏傳

太史公循吏傳文簡而高意淡而遠班孟堅循吏傳不及也

賈誼傳贊

曩見曹器遠侍郎稱止齋最愛史記諸傳贊如賈誼傳贊尤熹為人誦之葢語簡而意含蓄咀嚼儘有味也

程蘇分黨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為程灝滴東坡為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藐氏師友未嘗不起敬于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敵也

孟子文法

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蓋倣於此也

王介甫初字介卿

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御詩曾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詩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蓋集中所遺者其篇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山谷詩與杜牧鄭谷同意

張祜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後宮鄭谷亦云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醉卧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

盃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

飲墨

俚俗謂不能文者爲胸中無墨蓋亦有據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山谷次韻楊明叔云睥睨紈袴兒可飲三斗墨又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翁醉時吐出胸中墨唐王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

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為腹藁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輙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數石不亂可謂善飲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

不能食酒至足醉焉

離騷名義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而況文乎

坡賦祖莊子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

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葢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曽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葢用莊子語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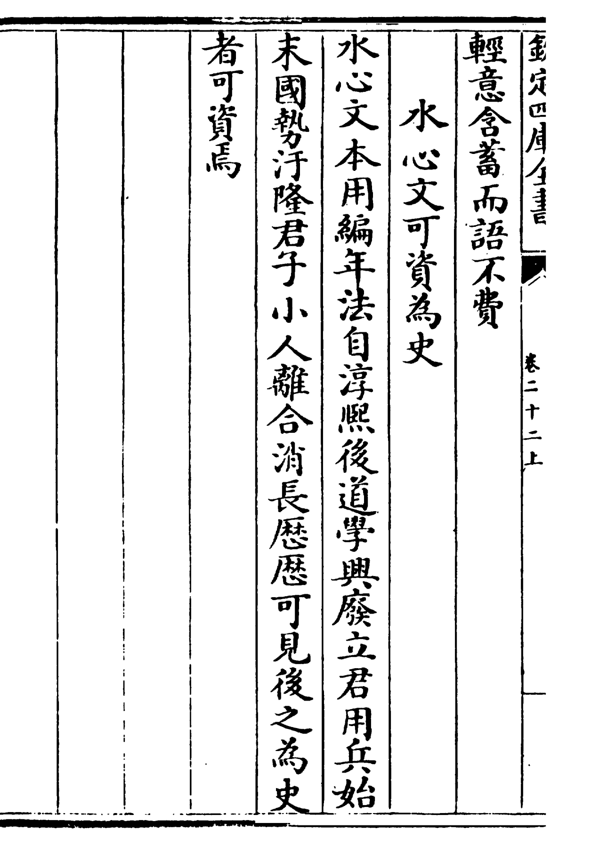
詩人以草為諷

自離騷以草為諷諭詩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懷云白露下百草蕭蘭共憔悴青青西墻下已復生滿地樂天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僧贊寧詩要路花爭發閑門草易荒後山詩集牆頭霜下草又作一番

新後徐師川詩遍地閒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識也

文字有江湖之思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于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杜子美云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意近似而語亦老陳止齋送葉水心赴吳幕云秋水能隔人白蘋況連空意尤遠而語加活水心送王成叟姪云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



輕意含蓄而語不費

水心文可資為史

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淳熙後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末國勢汙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可見後之為史者可資焉

緗素雜記 黃朝英

黄閣

天子曰黄闥三公曰黄閣給事舍人曰黄扉太守曰黄堂凡天子禁門曰黄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黄門令秦漢有給事黄門之職是也天子之與三公禮秩相亞故黄其閣以示謙漢舊儀云丞相聽事門曰黄閣

蚩尾

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栢梁殿有上䟽者

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顔之推亦作此鴟劉孝孫始作此蚩尾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鳶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聳尾出于頭上遂謂之蚩尾

夕郎

職林曰初秦漢別有給事黄門之職後漢併為一官故有給事黄門侍郎余案漢舊儀曰黄門郎屬黄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

軒渠

後漢薊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葢軒渠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説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衆小水將達而不購也而東坡書魯直草書後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恐引此軒渠於義未安

婁尾

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啉尾即婁命其爵也云

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穎水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為酒令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盞盎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云啉者貪也謂處于座末得酒最晚腹癢于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啉尾啉字從口足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杯又東坡寒食詩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樂天寒食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乃用藍

字益婁藍一也

乾沒

漢書張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愚謂乾讀為乾燥之乾益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沉沒而為之也又蘇鶚演義云乾沒之說如陸沉之義言乾地而沒不待沉於江湖也故謂之乾沒

貌侵

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侵韋昭注云侵音寑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又漢本傳云蚡為人貌侵服虔注云侵短小也韋昭則以侵為寑服虔止讀如本字皆有短小之義而顔師古並無註釋余謂當以侵為正

阿堵

晉王夷甫雅尚口未嘗言錢一日其妻令以錢繞牀使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謂婢曰舉阿堵物去其措

意如此世之學者有賢愚類求阿堵之義而未之得殊不知阿堵初自無據作史者但記一時語言而已顧愷之傳亦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獨不見此何耶宋景文公寫真詩云誰謂彼已子而傳阿堵神又荅詩云久謝輪囷器虛言阿堵神皆用此也豈有他意

格五

漢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注云格五簺也說文曰行棊相塞謂之簺鮑宏簺經曰塞有四采塞白乘五是

也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步云格五簺先代反又世俗有蹙融之戲謂以奕局取一道人各行五棊即所謂格五也唐資暇集謂融宜作戎此戲生于黄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無圓融之義又引庾元威所著座右方所言蹙戎者即今之蹙融也其説甚佳然謂生於黄帝則又誤矣

刋詔

晉書劉邈傳云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辭詔

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毁之其它侍臣被詔或宣揚之故詡者以此多邈又徐邈傳云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輒應時收斂還省刋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黯伯

家訓云晉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兖州號為黯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張纘呼為嘿羡之嘿亦不知所出但

耆老相傳世間又有黯黯語益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旁沓顧雖博物猶出張纘之下

慮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為揚州刺史行部録囚又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顔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滞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録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

其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余案太玄云蹛于狴獄三歲見録集韻云録音良倨切寛省也葢唐亦循襲舊史語言以録為慮未之改耳顏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為思慮之慮葢指唐人言也故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奇之又王涯說通作慮此唐人用慮字之明驗也

鄭重

漢王莽傳稱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註云鄭重

猶言頻煩也顔氏家訓亦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真得漢書之意近沈存中筆談言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即以鄭重為殷勤又不知何所據而言然不爾曾謂使人通頻煩可乎

伎養

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記高漸離一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養

不能無出言案伎養者謂懐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從心煩而伎養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養令史記並作徬徨不能去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或作徘徊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也故景文公詩云技癢新禽百種啼葢用此義

醞藉

漢書薛廣德傳云温雅有醞藉顔師古注云醞言如醞釀也藉言有所薦藉也醞于問切藉才夜切或用藴字

而蘇鶚演義云緼藉者人雅度之稱也緼者蓄也藉者藉也藉者積也言蓄美積德之謂陸賈傳云聲名藉甚謂積累聲名之多也或曰聲名藉甚謂狼籍甚盛也蘇鶚解狼籍者物雜亂之貌言狼卧起游戲多藉其草草皆雜亂遂成狼藉之名藉為籍者遂其語順也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

吾書中頗有贅訛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令人未嘗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也哉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死而結纓益于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攷究以六經為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為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令世脫空謾語者云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耶

楊龜山三經義

楊龜山立著三經義辨以譏正王氏當矣然不作可也

林元齡說易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者以卜易而善言易蓋嘗與論爻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為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楊雄作太玄遂有踦贏二贊蓋亦用九用

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大抵易之為書無所不有或以歷數或以卜筮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中庸非全書

予舊曾為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書也然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

雜記或因上文論武王周公達孝遂附于此當時雖為之解然非誠說也又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尤不可曉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掌而示門人曰其甚易如此耳弟子因而記孔子所謂示諸斯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其如示諸掌無乃

非其義乎及觀仲尼燕居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其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二者皆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道人說論語

林邦翰為余言嘗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頗有理余願聞之邦翰曰道人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于取物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

則取之也弋不射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于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不然聖人豈徒為是弋與釣也哉時一坐莫不稱歎予曰此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孟子難讀

孟子之書有言而可為萬世用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之書要自難讀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

子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頗多如此學者遂立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脱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讀書牢記則有進益

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雖然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為得法云

作文貴首尾相應

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

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乃為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文章貴錯綜

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殽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為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

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為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益亦欲語反而辭從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為誤惟沈存中為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闔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作文使事之難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于立意使事多難于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為文者多知難者少

觀人文章

文章雖工而觀人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行文知九方皋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晉唐國朝之文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

東坡作文用事

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後往謝梅梅問論中用堯臯陶事出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為戲予讀坡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

歐蘇之文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晝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于叙富貴坡語工于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即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不免有獘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户不相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獘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予每為之太息

蘇子由文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孺李德裕俱為一代之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為非其過庶幾以忠恕格物者至

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以撓辭日量書廢典寢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果何在

東坡兄弟議論相反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皆加刊定故與子瞻有相反處葢以矯王氏尚同之弊耳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太衍之數五十者土無成數無定位者專氣故不特見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說也則似矯枉太過

秦少游文自成一家

呂居休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予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正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坡不覺望洋而嘆也然亦自成一家

蕭統徐鉉文選文粹之陋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思而下蓋序也以表為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徐鉉所編文粹乃録銘于前而于題下注云并壽州刺史表于銘後以附

見焉此鉉之陋也髙唐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為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之

杜陶二公詩話天成

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于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兹為可貴

杜詩句句可出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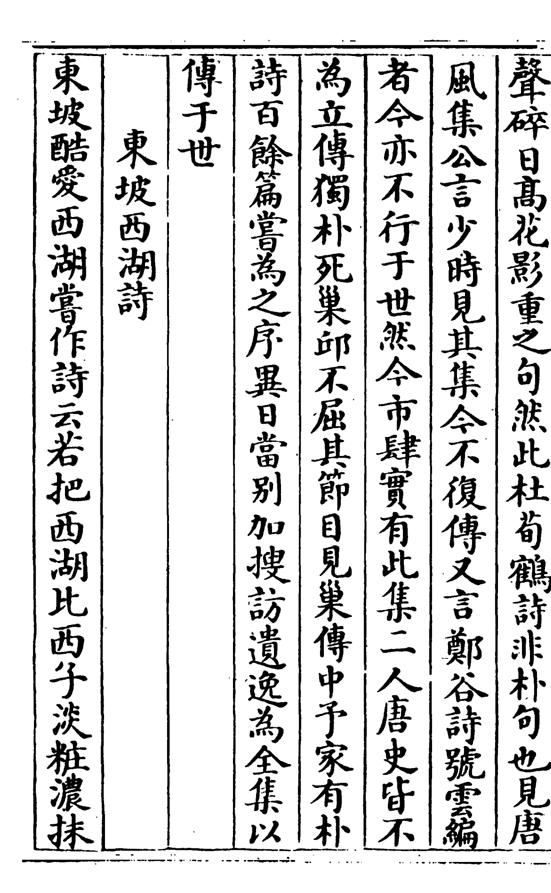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出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有少長語本匈奴傳云兒能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少長猶稍長

周朴杜荀鶴詩

處士周朴有能詩名于唐末歐陽公嘗稱朴詩風㬠鳥



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朴句也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又言鄭谷詩號雲編者今亦不行于世然今市肆實有此集二人唐史皆不為立傳獨朴死巢卭不屈其節目見巢傳中予家有朴詩百餘篇嘗為之序異日當別加搜訪遺逸為全集以傳于世

東坡西湖詩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

也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西湖好處公又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予謂此詩又是為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梅聖俞河豚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厭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便覺牽强不似梅詩為切題

林子山詩

林子山詩中亦多佳句其自叙過門人指朝郎宅入室渾如野老家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然輕薄子猶誦其出山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即揚鞭人謂子山三詔不起于是聞者莫不絶倒

王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遊

戲萬物之表其于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

詩有四雨句優劣

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簷蔔花而王荊公以為總不似

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閣提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詩有格高韻勝之辨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為韻勝一日見林倅于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矍然若有悟自此讀詩頓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

所未聞

韓文杜詩用字有來處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李杜韓柳有優劣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令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

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濶視于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黙喻

歐公變文格而不能變詩格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

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黄輩出然後詩格極于高古

唐末詩體卑陋小詞奇絶

唐末詩體卑陋而小詞最為奇絶今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為長短句之宗

以文體為詩四六

以文體為詩自韓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陽公始

顧愷之張長史書畫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為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為顛予

謂此二人之所以精于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王右軍蘇東坡字

王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顔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于藍也

前代牌額先掛後書碑石先立後刻

前代牌額必先掛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

臺至高章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掛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掛唐吐突承璀欲立石紀功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驗也今則先刻而後立

讖緯害經

五經正文多引讖緯反害正經皆可删歐陽公昔嘗劄子論其事今三國志註多引神怪小說無補正史處亦可删

漢光武唐武宗信圖讖受籙

光武却祥瑞不受而信圖讖武宗除去浮屠而躬受道之籙此與拈一放一何異

佛家悟入

學道之士未聞有自儒書入者或者以為此治世語言非道蹟谿徑彼宗門建立要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乃能啟悟學者作將來眼目予以為不然世尊在日有比丘鈍根無多聞性佛令誦苕箒二字旦夕誦之言苕則已忘箒言箒則又忘苕每自尅責繫念不休

忽一日能言曰茗第于此大悟得無礙下中使學者用心能如誦茗篇則雖笑跳擊竹猪肉滿案猶可以悟而況治世語言乎

李翺學佛

李翺親從韓退之遊而學佛自若也今之讀韓文者則皆闢佛老然公自言籍湜輩屢叛其教而獨不及翺此又何也

李翺問藥山語

李翺問藥山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翺不會山云雲在天水在瓶予始讀此而悟中庸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之文

黄山谷五觀

山谷嘗約釋氏法作士大夫食時五觀此古人一飯不忘君終食不違仁之意近時士大夫乃多効浮屠家以鉢盂而食之時謂之衣鉢無乃好奇之過

天堂地獄

傅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為是人設耳張唐卿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黄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覩國史補李肇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升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哉

韓退之服硫黄

韓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黄親見大顛而後作荅孟簡書似無特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立教而已可盡

信乎此又可笑

崇觀太學三舍之獘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獘也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説當時京師優人有致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禁人也於時觀者莫不絶倒蓋數語皆當時之獘也

國朝始置通判

國朝始置通判謂之監州往往與知州爭權錢昆少卿家世餘杭之人嗜蟹嘗求外補或問欲何郡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可矣聞者以為笑予按大唐傳載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飲酒因話平生愛尚及憎怕者工部員外周愿獨曰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此事始得一對

王沂公李順之優劣

艾慎幾嘗為予言咸平中王沂公狀元及第日嘗于佛

寺供僧一年人以為難近逮建炎初李順之廷對第一以為離亂之後亦于揚州僧寺特施錢二緡轉大輸藏欲為陳亡戰士追福由是聞者笑之謂其所欲者奢也予謂李公平生滑稽玩侮無所不至乃欲以二千錢為陳亡之福便可想見其為人然王李優劣于是可見

賓灌田蚡罵坐

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東坡行脚僧

東坡嘗言見今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予謂坡不獨是行脚僧乃苦行僧也坡葢自謫黄州後便見學道工夫晚年筆墨挾海上風濤之氣益窮益工則苦行僧又不是也

徐邈中聖人

魏武帝方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武帝帝怒將軍鮮于輔進曰

平日酒客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飲言耳邈遂得免郭璋截君角徐邈中聖人可并案也

周公晉惠帝語

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饑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杏今

之江湖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而雨謂之梅雨轉淮而北則否亦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實無花以此知北人不但不識梅而且無梅雨南人不識雪則亦不識楊花矣予聞關中人不識螃蟹人有得一乾螃蟹者或病則掛之門其病遂愈沈存中曰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追賊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以追賊將韓旻旻得符印遂還此

太尉一時權以濟事也然予在鎮江嘗見林倅云今在州縣獄中或走去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書賊可必得不知古人還用此法或偶合耶予又觀抱朴子曰古人入山皆佩黄神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虎即去以逆印印之虎即還此亦倒用印法也但未知其說

歐公收東坡東坡收秦黄

歐陽公不得不收東坡所謂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

地者其實掩抑渠不得也東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黄魯直輩少游歌詞當在坡上少游不遇東坡當絶自立必不在人下也然提奬大成就坡力為多

牛僧孺李德裕之黨

唐人指牛僧孺李德裕之黨謂牛李之黨新唐書乃嫁其名于李宗閔人指為牛李非盜為謂何雖欲為德裕諱然非其實矣德裕在海南作窮愁志論周秦行記謂僧孺有不臣之志且以為兩角犢子自顛狂為牛氏之

識不知兩角犢子自全忠姓也德裕信賢要與僧孺立敵議論偏異多如此類悔悔之氣至老不衰謂非當得乎

說郛卷二十二上

說郛卷二十二下　　元　陶宗儀　撰

研北雜志　陸友仁

余生好游足跡所至喜從長老問前言往行必謹識之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居吳下終日無與晤語因追記所欲言者命小子録藏焉取段成式之語名曰研北雜志庶幾賢于博奕爾

自唐更五代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

遺風

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吳興道士張有而止後世的的有所據依

趙元考彦若有史例論三卷唐典備對六卷紀元新卷十首游師雄有分疆語録三卷

虎邱有清逺道士養鵰硼

劉禹錫唐卿嘗謂緒討書傳最為樂事忽得一異書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好求怪僻難知之籍窮其學之淺

深唐卿皆推其自出以示之有所不及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故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

天台山有余爽題詩甚佳

樓大防言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于尺度秬黍之末為可歎也

廖明略謂范曄之文秀整溫縟

黄鈞太常寺壁記云後世以儀為禮以器為樂其于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因陋就寡寖非六經之故

李明仲誡所著書有續山海經十卷古篆說文十卷續同姓名録二卷營造法式廾四卷琵琶録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卷

趙子昻家智永千文為湯君載借摹易去一百六十五字

若教樂淫聲過聲凶聲湯聲皆禁之淫聲若鄭衛之音過聲若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者湯聲惰慢不恭

袁伯長父謂趙子昂詩法高踵魏晉為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訓答必守典則

姜堯章作絳帖評旁正曲引有功於古今

累代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為第一聞畫史言尺寸層纍皆以準繩為則殆猶修內司法式分杪不得踰越

韓侂胄閱古堂圖書皆出于向若水鑒定

吾子行沈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逃者也

南康黄可玉嗜古剛潔人也

顧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吴氏三一孃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

蒲葵扇唐韻椶字注云蒲葵也乃椶扇耳

吴興朱文中尚奇每傚古物立怪名以紿流俗廬于弁山之下山多巖谷乃批荆棘求其壯觀者刻作前人題署姓名年月皆詭異不可考據

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絶然手寫鉉文章

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于珍玩

鄭文寶仕李氏時㧞書郎歸宋不復序故官時煜以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守衛者難之乃披簑荷笠作漁者以見陳聖主寛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為他慮煜忠之

沈立有名山都水記三百卷

鮮于伯機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人

朱希真常言山陰富水竹有洛陽許下氣象

南唐雖僭偽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為世寶人物文章亦盛

金谷園吳越錢氏時廣陵王元璙所作今朱氏樂圃是其地

趙子昂學士論書云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葢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在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

失也

歐陽公集録古文自務王以来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守求之久而不得其後劉原父長得前漢數物以銘刻遺之由是大償素願益其難得如此

趙伯昂攜懷素狂僧帖玉馬玉人劍璏珌琫李超潘谷等墨來觀

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絶倫謂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渡江後事能月記之

劉孝標遊東陽山作山志其文富有妙語

長安人言漢阿房建章遺址猶有存者其前殿可容數千人杜樊川之賦非夸詞也

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為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

天歷初雲南大擾武昌運米至八番一石用楮幣一千五百貫

宋會五十貫准中統鈔一貫

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定

漢銅馬式藏周公瑾家其初破為數段鑄工以藥銲柵之復完如新

辛幼安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其風流如此

季宗元蓄唐摹王右軍周大嫪帖乃開元五年十一月

陪戎副尉張善慶裝

鮮于伯機目趙子昻神情簡遠為神仙中人

古陶器或言舜時物按三代銅器至今存者多不完舜時更遠陶益難完吾子行謂當是秦鑄金人之後合土為器耳

趙子昻云唐人之畫實描雲水益刻畫中有飛動之意後人所難能也

田師孟家有歐陽率更書漢史節

故宋宫中用魚鑰降魚取匙降匙取魚古制也

宋輦雒陵寢歲以四月科柏前期遣官奏告

東坡云梅二丈聖俞身長秀眉大耳紅額飲酒過百醆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張可與家有周昉五星真形圖昉為宣州長史日所畫其星法亦昉手自書

竹簡之法絶而不傳米元章得古簡始更制法

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凡所服皆用上古壙中之

物玉如彼含蟬是也

曹公作欹案卧視書周美成又謂之倚書床

唐使兩省官對立謂之蛾眉班

吾家太史云冬至後九日遇壬法當有年

陳思王讀書堂在冀州有人于其側得小玉印文曰曹植私印

徐明叔家書樓榜曰五經藏

鮮于伯機論石以太湖為第一山次之

嘉興天聖寺有唐宣宗真蹟羅漢佛牙郡學有戊己扃

魏文靖云咸平錢十文重一兩

汲仲胡先生言終令之世無治之日

吾家太史云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今人呼墓地為明堂唐世嘗詔改為券臺

余觀中秘所藏前代書畫宋高宗為上徽宗次之金章宗最下

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申韓

范文穆云漢家作隸雖不為工拙然皆有筆勢腕力其法嚴于後世真行之書精采意度粲然可以想見筆墨畦徑也

廣雅云兄況于父今俗語為況葢有所本

李仲賔學士言交趾茶如緑苔味辛烈名之曰登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唐多王

爾

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兩公不同如此

令人不善乘船謂人若船北人謂之若車若音庫

天寶四載詔太清宮用事停祝版用清詞

世謂正月三日為田本命浙西人謂之下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秤水以重為上有年則極驗

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幷一令一僕為八座

丹陽葛魯卿論書云晉宋人書法妙絶未必盡曉字學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此

書

余平生見黄荃畫雪兎凡三四本葢偽蜀孟昶卯生每誕辰荃即畫獻也

廬山道士黄可立之言曰寇謙之醮録不如杜光庭之科範吳筠之之詩不如率子廉楊世昌之酒何則漸近自然

周公謹云姜堯章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詞峻潔意度高遠頗

有超越驊騮之意

程義父云三老五更更字當作叟今嫂字或作㛐可以驗知其故

王元之有童名青猸梅聖俞有馬名鐵𤡱

蜀妓薛濤字度弘

漢人喜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獵事

張說西嶽碑云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然則不當為去聲也

唐玄宗得楊貴妃時年五十七矣唐紀可攷

莊周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予亦曰周之所以痛詆而務去者去六經之陳迹也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奉使江南日所作近見沈睿達集有任杜娘傳書其事甚詳始知陶使吳越非江南也

清波雜志 周煇

士大夫于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籠餅蒸餅之屬食必去皮皆為北地風埃設舊見說汴都細車前列數人持水罐子旋洒路過車以免埃壒蓬勃江南指衢皆甃以磚與北方不侔

男子施敬于婦女男一拜婦荅兩拜名曰夾拜古禮也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曰長跪問故夫式問婦跪

如何嘗聞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拜尚不以為異則跪宜有之

熈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進士諸科舊用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于人過于浮費至是始賜之後以為例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于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

嬀不䘏也又佩玉以尸沁爲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爲生人寳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上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坐客曰莫看殺我否則素知彼民愛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強伯尸而祝之之意出此

王夫人者一日于看樓見一僧頂笠自樓下過問左右笠甚重內有何物告以行脚僧生生之具皆在焉因嘆

曰都是北珠金箔能有多少亟使人追之意欲厚施其僧不顧而去異夫巡門持鉢者

蘭亭序絲竹筦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南豐曾子固亦以為疑

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為多以多為少唯唐宣公得遷文體蘇子容為公序云

為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平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

鼎香皆聚于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

而致此異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

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虚士芾即取

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

臣敢拜賜又一日米回人書親舊有密于窻隙窺其寫

至芾再拜即放筆于案整襟端下兩拜三學士多知其

然

孫莘老請益于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于座右

李才元大臨元祐間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為二雉鬬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械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異矣夫識其異其誰嗣之

物類相感志

蘇軾

總論

磁石引針　琥珀拾芥　蟹膏投漆漆化為水　皁角入竈突烟煤墜　胡桃燒灰可藏針　酸漿入盂水垢浮　滑石去衣油乾麪相與作　燈心能細乳香　榧子能軟甘蔗　擻鹽入火炭不爆　用鹽擂椒椒味好　川椒麻仁水能解　胡桃煮臭肉不臭　瓜得白梅爛　栗得橄欖香　猪脂炒榧皮自脫　韶粉和梅牙

不酸　芽茶得鹽不苦而甜　井水蟹黄沙淋而清

石灰可以藏鐵器　草索可以祛青蠅　夏月熱湯入

井成冰　藁本湯洗杯青蠅不來　焊炭斷道行蟻自回

油殺諸蟲亦殺螻蛄　狗糞中米鴿食則死　桐油

入水池荷死　江茶入水池菱枯　粉蝦畏椒　蜈蚣

畏油　松毛可殺米蟲　麝香能祛壁虱　馬食雞糞

則生骨眼　蒼蠅叮蠶則生肚蟲　三月三日收薺菜

花置燈檠上則飛蛾蚊蟲不投　五月五日收蝦蟆能

能答客曰其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少實字多皆批諭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欲致而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為主今視坡集誠然

葉少藴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葢屋七十後不

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此事得于洪慶善

天聖七年詔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牀榻至宣和間蔡卞家雖卧榻亦用滴粉銷金為飾趙忠簡公親見之其奢儉不同如此

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荆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之語

蘇伯昌初筮長安獄掾令買魚飼猫乃供猪襯腸詰之云此間例以此為猫食乃一笑留以充庖同寮從而遂日買猫食蓋北品味止以羊為貴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彦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

淳化五年翰林學士張洎獻重脩大祖紀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叅聖問及史官採摭事即以朱别之神宗正

史類因詆誣而非實録厥後刪改亦有朱墨于世其用淳化故事云

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温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今人為之得不貽寄戶免科誦之譏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亦是元祐間人

毘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闕旁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環此

鼎香皆聚于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線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又一日米回人書親舊有密于窻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即放筆于案整襟端下兩拜三學士多知其然

孫莘老請益于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于座右

李才元大臨元祐間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為二雛鬬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械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異矣夫識其異其誰嗣之

物類相感志 蘇軾

總論

磁石引針　琥珀拾芥　蟹膏投漆漆化為水　皁角入竈突烟煤墜　胡桃燒灰可藏針　酸漿入盂水垢浮　滑石去衣油乾麪相與作　燈心能細乳香　榧子能軟甘蔗　撒鹽入火炭不爆　用鹽擂椒椒味好　川椒麻仁水能觧　胡桃煮臭肉不臭　瓜得白梅爛　栗得橄欖香　猪脂炒榧皮自脫　韶粉和梅牙

不酸　芽茶得鹽不苦而甜　井水蟹黄沙淋而清

石灰可以藏鐵器　草索可以袪青蠅　夏月熱湯入

井成冰　藁本湯洗杯青蠅不來　焠炭斷道行蟻自回

油殺諸蟲亦殺螻蟈　狗糞中米鴿食則死　桐油

入水池荷死　江茶入水池菱枯　粉螆畏椒　蜈蚣

畏油　松毛可殺米蟲　麝香能袪壁虱　馬食雞糞

則生骨眼　蒼蠅叮蠶則生肚蟲　三月三日收薺菜

花置燈檠上則飛蛾蚊蟲不投　五月五日收蝦蟆能

治瘧疾又治小兒疳　春日火烟青冬日火烟黒　香油抹烏龜眼則入水不沉　唾津抹蝴蝶翅則當空高飛　烏賊過小滿小青梅過小滿黄　蠶過小滿則無絲蜀葵過小滿則長　乳香久留能生舍利　松根年久則生茯苓　橘樹不宜肥　枇杷不宜糞　羚羊角能碎佛牙　人髮根可粘起舍利　銀杏能醉人　胡桃能碎錢　柿煮蟹不紅　橙合醬不酸　緑橘過江北為枳　麥得濕氣則為蛾　麩見肥早則不就　韃

䩞見酒駱駝見柳　荆葉逼蚊蟲臺葱逼蠅子　酒能

發香藕皮散血　津唾可溶水銀末茶可結水銀　鵪

知子午猫眼亦能　清明柳條可止醬醋潮溢　芝蔴

萁燒烟熏紙被不作聲　榧子煮素羮則甜　薄荷去

魚腥　荸薺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　芒種日螳蜋

一齊出　九月九蚊子嘴生花　燕畏艾人　蝎畏蝸

牛　礬畏茈茹　斧怕肥皁　螺螄畏雪　落蝌怕霧

河豚殺樹狗膽能生　蜘蛛申日能越燕子戊日不

歸家　燈心能煮江鰍　麻葉可逼蚊子物類相感如斯而已

身體

身上生肉丁芝蔴花擦之

飛絲入人眼而腫者頭上風屑少許揩之一云珊瑚尤妙

人有見漆多為漆氣上騰着人而生漆瘡用川椒三四十粒搗碎塗口鼻上則不為漆所害

指甲中有垢者以白梅與肥皂一處洗則自去

彈琴士指甲薄者用僵蠶燒烟熏之則厚

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緑礬染之

食梅子牙軟喫藕便不軟一用韶粉擦之

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順手洗自落

脚跟生厚皮者用有布紋瓦片磨之

衣服

夏月衣蒸以冬瓜汁浸洗其跡自去

北絹黄色者以雞糞煮之即白鴿糞煮亦好

墨汚絹裯牛膠塗之候乾揭起膠則墨隨膠而落凡絹可用

血汚衣用溺煎滚以其氣熏衣一宿來日洗之則自落

緑礬百藥煎汚衣服用烏梅洗之

鞋中着樟腦去脚氣用椒末去風則不痛冷

洗頭巾用沸湯入鹽擺洗則垢自落一云以熱麪湯擺洗亦妙

槐花污衣者以酸梅洗之即去

蠟靴用黄蠟四兩以二兩粘瀝青入蠟均用

絹作木綿夾裏用杏仁漿之則不吃絹

伏中裝綿布衣無綿珠秋冬則有以燈心少許置綿上則無珠也

紙被舊而毛起者將破用黄蜀葵梗五七根搥碎水浸涎刷之則如新

笠子油污或汗透者以烏頭煎濃湯洗之

茶褐衣段發白花點者以烏梅煎濃湯用筆塗發處立還原色

酒醋醬汚衣藕擦之則無跡

梅蒸衣以枇杷核研細為末洗之其斑自去

氈韈以生芋擦之則耐久而不蛀

紅莧菜煮生麻布則色白如紵

楊梅及蘇木汚衣以硫黃烟熏之然後洗其紅自能落

油汚衣用炭灰熨之或以滑石擦熨之

墨染衣帶濕以油浸透須用炭汁擺之

衣裳蒸壞先以水浸濕次用蘿蔔汁洗之

洗墨汚衣用杏仁細嚼擦之

飲食

炙肉以芝蘇花為末置肉上則油不流

糟蟹久留則沙見燈亦沙治法用皁角一寸置瓶下則不沙

煮老鷄以山裏果煮就爛或用白梅煮亦好

枳實煮魚則骨軟或用鳳仙花子

醬内生蟲以馬草烏碎切入之蟲即死

糟茄入石緑切開不黑

糟薑缾内安蟬殻雖老亦無筋

煎白腸用百藥末臨熟撒之則香脆

煮魚羮臨煮熟入川椒多則去腥

食蒜令口中不臭用生薑棗子同食

煮菱要青用石灰水拌過先洗去灰煮則青

煮蛳用蜜塗之候乾煮之則青

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滅

做飯入朴硝在内則自各粒而不相粘

米醋内入炒鹽則不生白衣

用鹽洗豬臟肚子則不臭

煮鷄子令一層層熟相間者以火煮令一著一滅頻炒動則層層熟入去

做魚鮓用礬鹽淹去涎洗淨如魚鮓法造

凡雜色羊肉入松子則無毒

藕皮和菱米食則軟而甜

研芥辣用細辛少許與蜜同研則極辣

晒葫蘆乾以槀本湯洗過不引蠅子

桃花飯做飯了以梅紅紙戲之濕後去紙和勻則紅白相間

酒中置茄子柴灰則酒到夜成水

楊梅核與西瓜子用柹子漆相拌了晒乾自開只揀取

仁

鴨蛋以硇砂畫花及寫字候乾以頭髪灰汁洗之則黃直透内

乳蠶淘用乳餅醬内妙

灌肺用蒲萄汁洗後入灌物永不老

煮銀杏栗子用油紙撚在内則皮自脫

臘肉内用酒脚醋煮肉紅酒調羮則味甜

夏月魚肉内安香油久亦不臭

紅糟酸入鴨子與酒則甜

用蘿蔔梗同煮銀杏不苦

酒漿面上不見人影不可食

日月蝕時飲損牙

銅器内不可盛酒過夜

煮芋以灰煮之則蘇

煎鹽盆中能煮飯不攪動則不鹹也

榧子與甘蔗同食其查自軟如紙一般

花鰱可煮肉易爛

蘿蔔解醬豆腥醮醬喫不噯

煎血入酒糟不出水

晒肉須油抹不引蠅子

麩夏月易壞用白湯煠過自然如初

食荔枝多則醉以殼浸水飲之則解

做灰鹽鴨子月半日做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云日中

做

韶粉去酒中酸味赤豆炒過入亦變

爛橄欖研細爊團魚甚香

荷花蒂煮肉精者浮肥者沉

煮紅鴨子以金椆根同煮白皆紅

天落水做飯白米變紅紅米變白

飲酒欲不醉服硼砂末

喫栗子於生芽處咬破些吹氣一口剥之皮自脱竹葉

與栗同食無柤

茄柴灰可淹海蜇

寸切稻草可煮臭肉其臭皆入於草内

煮爊肉用朴硝仍貫氣在肉内

冬瓜切動未喫盡者三五日皆爛以石灰糝之則不爛

淹鹹蛤蜊以蘆灰入鹽醎之味好且不開口要即熟則

在日中晒

糟酒醬蝌入香白芷則黄不散

水蘿蔔滷及鹽虀内放甘露子則不黒以細篾穿之易

取

煮麪令湯清北方用花鹻南方用糠醋撮

煮猪肚及血臟羹不可入椒同煮作猪糞氣臨熟後入

就起

煮老鵞不爛就竈邉取瓦一片同煮即爛如泥羊亦然

喫西瓜喫子不噯

喫蟹了以蟹鬚洗手則不腥

新煮酒灰氣者開時入水一盞

豆油煎豆腐有味

籬上舊竹篾縛肉煮則速靡

餛飩入香蕈在内不嗳

器用

商嵌銅器以肥皁塗之燒赤後入梅鍋爍之則黒白分

明

黒漆器上有朱紅字以鹽擦則作紅水洗下

油籠漆籠漏者以馬屁孛塞之即止

柘木以酒醋調礦灰塗之一宿則作間道烏木

漆器不可置蕁菜雖堅漆亦壞

粟木作匙者為其不皺及不粘飯也

熱碗足盪漆卓成跡者以錫注盛沸湯衝之其跡自去

銅器或鍮石上青以醋浸過夜洗之自落

琴阮無聲者乃舊而膠解也宜用沙湯洗之

針眼劄線者宜用燈燒眼

錫器黑垢上用燖雞鵞湯洗之

酒缾漏者以羊血擦之則不漏

碗口上有垢用鹽擦之自落

水烰炭缸内夏月可凍物

刀子銹用木賊草擦之則銹自落

以皁角在竈内燒烟鍋底煤并突煤自落

肉案上抹布猪膽洗之油自落

烰炭缾中安猫食不臭夏月亦不臭

藁本湯布拭酒器并酒卓上蠅不來

燭心散以線縛之

鮓桶漏用醋調合粉泥之

呵鏡子以津唾畫鏡令乾呵鏡自見

燈剪用無名異塗之剪燈則燈自斷

梓木為舟起蟁

香油蘸刀則刀不脆

琉璃用醬湯洗油自去

椒木作擂槌不臭且香

鐵銹以炭磨洗之鈍以乾桴炭擦之則快

泥瓦火煅過作磨石

藥品

甘遂麪裹煮熟毒自去

服茯苓勿食醋

鉛白煎霜入銮中煎炒

瘡藥中用硫黄氣者以竹葉燒烟薫之則不息

生地黄乾土培之不爛

巴豆大黄同用則反不能瀉人

研乳香為末口念玄胡索

稻草煮香附子不苦

草烏切碎同米作飯喂雀兒盡皆醉倒

收大黄葉鋪薦上去壁虱

服丹石不可食蛤蜊腹中結痛病

疾病

生瘡毒未愈不可食生薑鴨子則肉突出作塊

喫茶多令人黄

蜂叮痛以野莧菜搗傅之

故腮紙治鼻衄

文房

研墨出沫用耳膜頭垢則散

臘梅樹皮浸硯水磨墨有光彩

礬水寫字令乾以五棓澆之則成黑字

絹布上寫字用薑汁磨及粉則不湮開

肥皁浸水磨墨可在油紙上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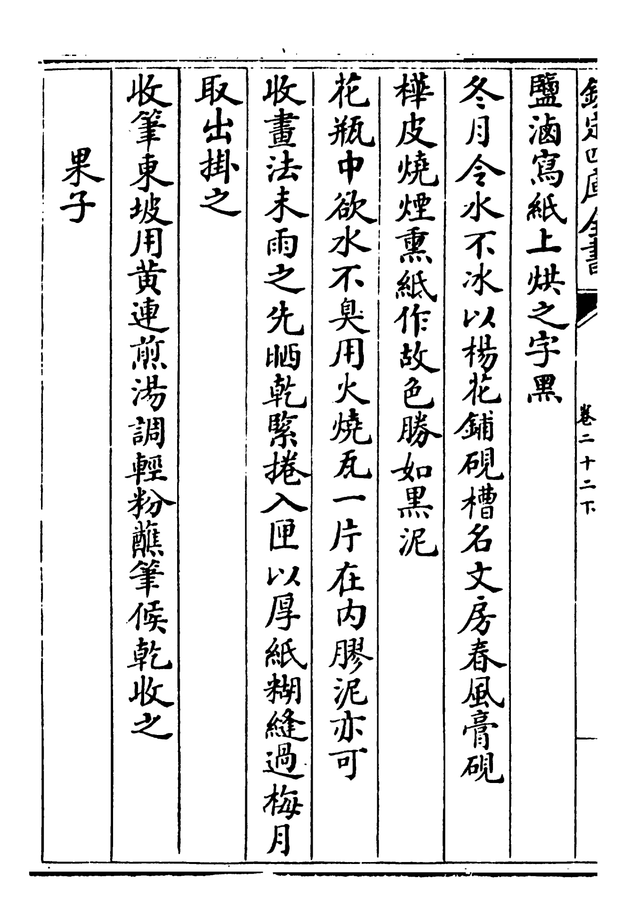
肥皁水調顔色可畫花燭上

櫟炭灰成花燒之有墨處着無墨處不着

磨黄芩寫字在紙上以水沉去紙則字畫脱在水面上畫上若粉被黒或硫煙熏了以石灰湯蘸筆洗二三次則色復舊

草蔴子油寫紙上以紙灰撒之則見字一云杏仁尤佳

冬月硯凍入酒磨墨不凍



鹽滷寫紙上烘之字黑

冬月令水不冰以楊花鋪硯槽名文房春風膏硯

樺皮燒煙熏紙作故色勝如黑泥

花瓶中欲水不臭用火燒瓦一片在内膠泥亦可

收畫法未雨之先晒乾緊捲入匣以厚紙糊縫過梅月

取出掛之

收筆東坡用黄連煎湯調輕粉蘸筆候乾收之

果子

收棗子蛀以一層粟草一層棗相間安之

收栗不蛀以栗蒲燒灰淋汁澆二宿出之候乾置盆中用沙覆之

藏西瓜不可見日影見之則芽

收雞頭晒乾入瓶紙蒙了復埋之地中

藏金橘於菉豆中則經時不變

藏柑子以盆盛用乾潮沙蓋之土瓜同法

收湘橘用煮湯錫餅收之經年不壞

藏胡桃不可焙焙則油了

藏梨子用蘿蔔間之勿令相着經年不爛

梨蒂插蘿蔔上亦不得爛藏香圓同此法

松子仁帶皮則不油

橄欖樹高難採以鹽塗樹則實自落

青梅小滿前嫩脆過後則易黄

新榧子以猪脂炒過則黒皮不著肉

栗子與橄欖同食作梅花香

橄欖與鹽同食則無苦味

梅子與韶粉同食不酸不軟梅葉尤佳

炒銀杏在十個以上則不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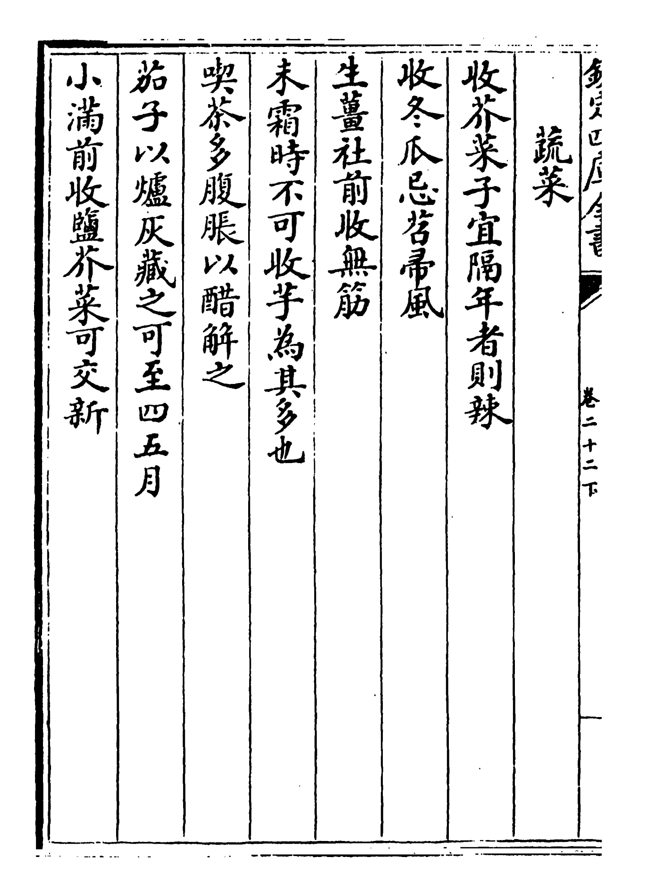
乾果子蒸了者露之味如新

菱煑過以礬湯綽之紅緑如生

爆栗子銀杏拳一個在手則不爆勿令人知

香員蔕上安芋片則不瘍

水楊梅入桴炭不爛



蔬菜

收芥菜子宜隔年者則辣

收冬瓜忌苕帚風

生薑社前收無筋

未霜時不可收芋為其多也

喫茶多腹脹以醋解之

茄子以爐灰藏之可至四五月

小滿前收鹽芥菜可交新

豆豉内用甜瓜頭生者晒乾方可入不然則爛了晒時以爐灰糝之不引蠅子

花竹

養荷花用温湯入缾中以紙蒙了以花削尖簪則花開且久

蜀葵花削煨了以石灰蘸過令乾插水缾中開至頂而葉不軟

冬青樹上接梅則開洒墨梅

石榴樹以麻餅水澆則花多

梧桐樹閏月多生一葉 按六壬梧桐常年十二葉閏年十三葉

養石菖蒲無力而黄者用鼠糞洒之

養牡丹芍藥梔子並刮去皮火燒以鹽擦之插花瓶中或用沸湯插之亦開

鳳仙花欲令再開但將子逐旋摘去則又生花

種蘭去土用水焊炭屑種之

蒲萄樹用麝香入其皮則蒲萄盡作香味

花樹蟲孔以硫黄末塞之

木蠏蛀者用芝麻梗帶殻束懸樹上

竹多年者則生米而死急截去離地三尺許通去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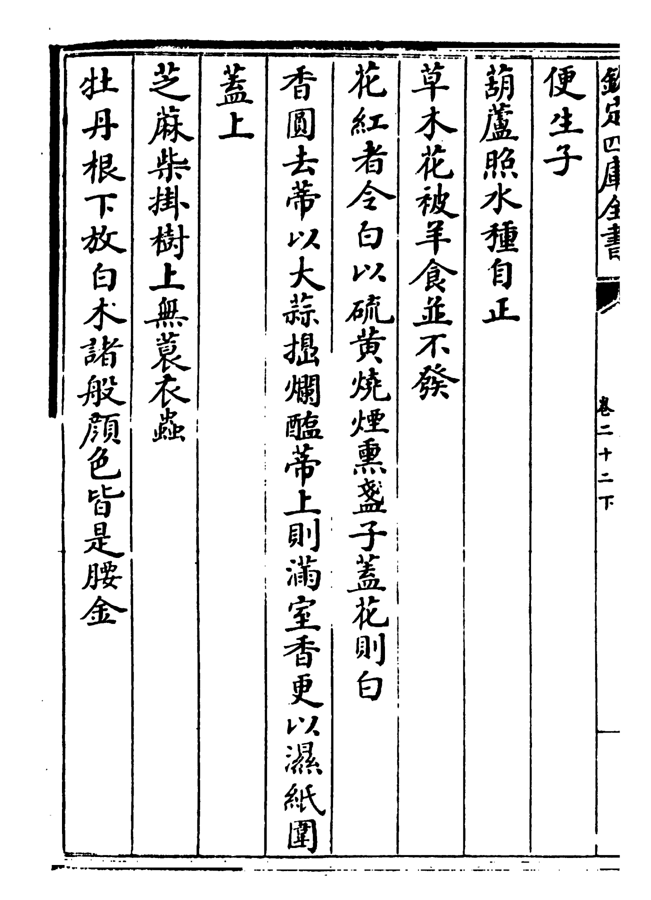
犬糞灌之則餘竹不生米也

海棠花用薄荷水浸之則開

橘柚樹澆肥春分後多死

竹葉以沸湯蘸過則不捲藏攊甲

銀杏不結子於雌樹鑿一孔入雄樹木一塊以泥塗之



便生子

葫蘆照水種自正

草木花被羊食並不發

花紅者令白以硫黄燒煙熏盞子蓋花則白

香圓去蔕以大蒜搗爛醢蔕上則滿室香更以濕紙圍

蓋上

芝蔴柴掛樹上無蓑衣蟲

牡丹根下放白术諸般顔色皆是腰金

冬瓜蔓上午時用苕帚打之則生多

禽魚

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

鱉與蝤蛑被蚊子叮了即死

小犬吠不絕聲者用香油一蜆殼灌入鼻中經宿則不吠

烏骨鷄舌黑者則骨黑舌不黑者但肉黑

鷄未狨者以苕帚趕之則狨毛倒生

母雞生子與青麻子喫則常生不抱卵一作續
水中浮萍乾焚煙熏蚊蟲則死
竹雞呌可去壁虱幷白蟻
鴉鶻帶帽兒飛去立喚則高去伏地喚則來
馬蝗畏肥皁
雞黄雙者生兩頭及三足雞
使蒼蠅不來席上以稻草索數條懸壁閒則盡
油殺諸蟲

猫兒眼知時有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樓蔥逼蠅

蠶畏鼓聲則伏而不起亦畏雷故也

燕聚魚

馬誤食雞糞骨眼生

雞下卵晨則雄暮則雌日中對日下亦雄

香貍生四個外腎

鷹無肫而有肚子喫肉故也飛禽喫穀者有肫

鷄喫猫飯能啄人

令蛙不鳴三五日以野菊花為末順風撒之

逼蠅臘月猪脂以餅懸廁上

麻葉燒烟能逼蚊子

雜著

溪中水沫取起令乾為末入湯中即冷而不沸

池水渾濁以瓶入糞用箬包札之投水中則清

醉中飲冷水手顫

錫銅相和硬且脆水淬之極硬

銀銅相雜亦易鎔化

釜底煤可代火草引火

陳茶末燒烟蠅速去

油紙燈入荷池葉死

金遇鉛則碎

日未出及已没下醬不引蠅子

銅錢與胡桃一處嚼之錢易碎

水銀撒了以鍮石引之皆上石

打落器中白礬與韶粉研刷真皮色不退

蛇畏薑黃

續麻骨插竹園四向竹不沿出芝麻骨亦可

胡麻麪咬犬則黑光而駿

梓木作柱在下手則木響吽云是爭位

杉木焊炭為末安門柏中閞門則自能響

釘月臺板用蹇漆樹削作釘以米泔水浸之待乾釘板易入且堅如鐵

荷花梗塞鼠穴自去

荷花葉煎湯洗鑞器或用荷梗一方用糟醋

染乾皁皮顏色内入杏仁則光且黑

黄蠟與果子同食則蠟自化去

蘿蔔提硝則白煎亦然

伏中不可鑄錢汁不清名爐凍

水缸内養魚三兩個則活不生脚

伏中合醬與麴不生蟲

燈心蘸油再蘸白礬末粘起炭火

鷄子開小竅去黄白了入露水又以油紙糊了日中晒之可以自升起離地三四尺

收椒帶眼收不帶葉收不變色

伏中收松柴斫碎以黄泥水中浸皮脱晒乾冬月燒之無烟竹青亦可

煮象牙用酢滷煮之自軟

說郛卷二十二下